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红与黑

[法] 司汤达◎著/寇哲刚◎译

张微/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红与黑

张 微 主编

(法)司汤达 著

寇哲刚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Stondhal)著;寇哲刚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6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张微主编)

ISBN 7-204-08449-7

I. 红... II. ①司... ②寇...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758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张 微 主编

责任编辑:王继雄

封面设计:烽火视觉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制: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88

字 数:336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套)

书 号:ISBN 7-204-08449-7/I·1769

定 价:1056 元(全 48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4971659

前 言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木匠儿子于连·索黑尔个人奋斗的悲剧。

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描写栩栩如生,非常值得一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书,可以看到封建贵族阶级和教会反动势力的种种罪恶,他们的专横、庸俗与卑劣等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审美和认识价值。

作者司汤达(1783—1843年),原名马利·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律师家庭,他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主要作品除了《红与黑》外,还有《阿尔芒斯》、《罗马漫游》以及《红与白》(未完成)等等。另外,他还有音乐美术、文学批评和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但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红与黑》。

目 录

聘请家庭教师	1
于连的心事	5
进入市长家	12
于连的恨	20
在凡尼的日子	23
相爱	30
入选仪仗队	36
匿名信	44
离开	51
进入神学院	56
多愁善感的人	64
神父的信任	69
前往巴黎	83
侯爵秘书	89
小姐的好感	97
侯爵的信任	100
在舞会上	106
黑色衣服	114
爱上于连	120
胜利者	123
深夜赴约	128
失恋的痛苦	134



奇特的旅行	141
费尽心思	151
如愿以偿	155
事发之后	161
破灭	172
在监狱里	177
判决	185
结局	192

聘请家庭教师

维立叶尔城可以称得上是孔德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那儿的白色的房屋，都有用红瓦盖成的尖尖屋顶，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个山坡的斜面上。杜伯河在以前西班牙人建筑的旧堡垒下面数百步远的地方奔流着。

汝拉山脉的一个分支将维立叶尔城的北面完全掩蔽了，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从山间狂奔而下的急流，流过了维立叶尔城，然后倾泻似的注入杜伯河。

杜伯河的两岸有许多的锯木厂，急流正好为这些锯木厂提供了动力，城里大多数的居民，生活是过得十分快活的。

只要走进这座城市，就能听到一阵阵喧嚣的噪声，震耳欲聋，这响声也使得街道都直震动。

这是一台庞大而又笨重的机器发出来的声音。二十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动齿轮，先是高举起来，而后又自然地落下，如此不断地反复着。每天每个铁锤，不知道要造出多少万个铁钉，当铁锤一起一落的时候，小铁片便被工人们送到铁锤下面，于是顷刻之间，小铁片就都变成铁钉了。如果是一个外乡人走进维立叶尔城，询问这座震得人们头痛的铁钉厂是属于谁的，人们就会用懒洋洋、慢吞吞的语调回答他：“它嘛！是市长先生的。”

维立叶尔城的市长是德·瑞那先生，他是一位看



上去显得十分忙碌而又十分气派的大人物。

路上的行人，只要看见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向他脱帽致礼。

他头发已经斑白，喜欢穿着灰色的服装，他长着宽额头，鹰钩鼻，面貌看似严肃而不可侵犯。

乍一看去，他不但有市长的威严，还有某种的和悦。

他因为身居要职，所以有些孤傲自满和促狭。

别人欠的债，他一定会按时收讨；他欠别人的债则越迟归还越好。

德·瑞那先生用他制钉厂赚来的钱盖起了一座美丽的白石住宅，那便是市长宅邸。自从 1815 年起，他当了市长，却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认为做工业家是可耻的。

对于德·瑞那先生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曾经因为为市里做过不少的贡献，因而得过许多勋章。

前不久，他又促成了一座沿河堤墙的完成，并砌了离地四尺高的堤墙栏杆，同时用很好的石板铺路面。

于是这条路便被德·瑞那先生命名为“忠义大道”，使他不但获得了好名声，而且又赚得了一枚勋章。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德·瑞那先生挽着他的妻子、领着他的孩子，在“忠义大道”上散步。他严肃地谈着话，好像是在市政厅开会一样。德·瑞那夫人一边用心听她丈夫的谈话，一边用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她那三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德·瑞那夫人三十岁左右，仍旧非常美丽迷人。她的大儿子走不上几步，挨近堤墙，很想爬上去玩玩。她立刻用很温柔的声音唤道“阿朵儿夫”，孩子听到这声音，才放弃了他那顽皮的

打算。这时，德·瑞那夫人又突然发出一声叫声，因为第二个儿子已经爬上堤墙的栏杆上去了，而且不顾一切地在墙边奔跑着。德·瑞那夫人又叫唤了一声，那小孩才停了下来，回头瞧了瞧母亲，做了副鬼脸，然后才从石垛上跳下来，跑向他母亲的怀里。

“我打算把那个木匠的儿子索黑尔请到家里来。”德·瑞那先生终于改变了谈话的内容。“孩子越来越淘气了，我们自己是照应不过来的。索黑尔可以看管小孩，他是一位年轻的教士，而且精通拉丁语，可以教我们的小孩，那个西朗教士说他的性格刚强，这项工作正好适合他。西朗教士还向我说这个小索黑尔，三年来研究神学，计划要进修道院，是一个十分上进的青年，把孩子交给他看管，再放心不过了。”

“我供给他膳食，一年给他三百法郎。”德·瑞那先生继续说，现出外交家的神色，瞧着他的夫人。“瓦列诺家不久前为他们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尔曼马，他们看上去神气得不得了，可是他家的小孩子，还没有家庭教师呢。”

“那他的人选会不会和我们一样呢？”德·瑞那夫人说。

“那么，你赞成我的计划了？”德·瑞那先生微笑了一下。

“好吧，事情就这么决定，就让小索黑尔做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吧。”

“啊！我的亲爱的。这个决定将是十分正确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嫉妒我的布料商人看见，看见我德·瑞那家的少爷们的家庭教师领着他们散步，并很规矩地从他们眼前走过，我要让那些人在我面前



脸红。”

德·瑞那先生提到的瓦列诺,是一个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家里也十分的富有。据说瓦列诺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十分热烈地追求过如今的市长夫人,不过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德·瑞那先生棋高一着,使她成了自己的夫人。这使得瓦列诺先生常常有些忿忿不平。

于连的心事

第二天一大早，德·瑞那先生便向老索黑尔的锯木厂走去。他边走边想：“我一向都善于保持自己的尊严，很少与平民交往。没想到我现在居然得降低身份，亲自登门雇请家庭教师。哎，管他呢！人人都说小索黑尔精通拉丁文，简直就像神明一般。瓦列诺是个惯用心机的人，如果这次他也有与我一样的想法，先把小索黑尔抢走，到时又得在我面前洋洋自得了，不知道他又会是怎样的趾高气扬呢！对，可不能让他有这个得意的机会。”

德·瑞那先生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了锯木厂，远远便望见一个六尺来高的乡下人，十分粗壮。走近一问，这人正是老索黑尔。德·瑞那先生向他讲明了这次前来的意图。老索黑尔听后，又惊讶又欢喜。老索黑尔实在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会把一个小平民弄到自己家里去，而且还要亲自前来。老索黑尔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于连（小索黑尔的名字），德·瑞那先生愿意雇请他，并且还给他一个梦想不到的薪水——一年三百法郎，还提供膳食，甚至还有衣服，条件待遇如此的优厚。

索黑尔家的锯木厂，位于河岸边。厂棚里，在八尺到十尺高的地方，有一把大锯子，时而升起，时而降落，有一台极其简单的机器，把一段段的木材送到锯子的



下面去，然后借着水流的力量，把一段一段的木料锯成一片片的木板。

老索黑尔走向厂棚，用他那粗犷的声音，大声叫嚷于连的名字。可是没有人答应他。他只看见他的大儿子在那里默默地工作。他走进厂棚，在于连本该在的地方寻找，也不见于连的影子。他在厂棚里转了一圈，然后又走了出来，终于在厂棚的屋顶上，看见于连骑在一根木料上，正埋头读书。如果于连此时不是在看书，老索黑尔或许还可以原谅他。于连身体这样瘦弱，做力气活，是不合适的。但他在看书，便是老索黑尔最讨厌不过的事情。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老索黑尔自己不识字，所以他对书十分的仇恨。

“于连，于连！”老索黑尔又连叫了两三次，可是于连还是没有答应，他的全部精力都跑到书上去了。老索黑尔终于有些急了，于是他不顾自己年纪大，敏捷地跳过正待锯开的木料，再一步跳上屋顶的横桎，凶狠地朝于连一拳打去，把于连手上的书打到河里去了。于连大吃一惊，刚要开口说话，老索黑尔又打来一拳，而且这一拳更凶猛，打在了于连的头上，使得于连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像一个圆球似的往下滚。如果不是老索黑尔眼疾手快，用左手将他用力抓住，于连早已跌下十四五尺远的地方，落在机器的铁轴中间，摔个粉身碎骨。

“哼！懒小子！叫你照看机器，你却躲在那里读那些混账的书！晚上你到那个教士家里去消磨时光的时候，再摸它们也不迟！”

老索黑尔的那两拳，把于连打得头晕目眩，鲜血直流，他慢慢地走近锯子的旁边，到他本该呆的工作位置

上去。他眼里噙着泪水，仿佛是受了无比的委屈，身体的伤痛，他倒不在乎，可是失掉了他最心爱的书，这比任何的打击都来得惨痛。

“来，小畜生，我有话对你说！”

于连一落地，老索黑尔也跟着下来了，他从后面狠狠地推着于连往前走，把他赶到回家的路上去。于连也只好任由父亲摆布，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他暗自想道：“父亲准备怎样处置我呢？天哪！”他一边走，一边向河里望去。他看见他的书，慢慢地随着流水漂去了。

于连的两腮红红的，两目低垂着。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文雅而清秀。他的鼻子像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他的眼里常常射出火一般的光辉，熠熠有神，仿佛是在深思和探索。但又在转瞬之间，似乎隐隐之间又透射出一股仇恨的光芒。他有着深栗色的头发，而且总是把头垂得很低，只留下一部分的额头。他从小身体瘦弱，面色灰白。因此，老索黑尔总以为这个儿子是难以养活的，即使能活下来，也会是家庭中的一个累赘。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很讨厌他。每当礼拜天游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打他，毫不留情。于连也因此而恨他的父亲和哥哥。

不过，于连虽然在家里是很不受欢迎的对象，但是他却受到一个老军医的宠爱。这老军医是索黑尔家的表亲。曾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过的所有的战役，并得过国家嘉禾勋章。这位老医生常常为了于连而付给老索黑尔整天的工资，使他有機會教于连学习拉丁文和历史，老军医临终的时候，把他的嘉禾勋章、退任军人的薪水以及三十四本拉丁文书籍全都遗赠给



了于连。刚才被老索黑尔打入河中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于连一进家门，他父亲那只如铁爪般有力的手，就把他的肩头抓住了。他浑身颤抖，等着拳头随时落下。

“不许撒谎，老实对我说，”老索黑尔用手将于连一把扭转，用粗暴的声音在于连耳边吼叫，“混账东西！你是怎么认识德·瑞那夫人的？”

“我根本就不认识德·瑞那夫人，”于连回答说，“我从来就没看见过这位夫人。”于连被他父亲问得莫名其妙，只见他大而黑的双眼，噙满了泪水。

“无耻的坏蛋，你当真没见过她？”老木匠两只灰色的小眼睛好像要把于连的灵魂深处瞧个明白。

“绝对没有！你要知道，在我常去的礼拜堂里，我看见的只有上帝。”于连的态度有些虚伪，但他只有如实地回答，否则父亲那无情的拳头，又要像雨点般地打下来。

“这里面肯定有花样，”老索黑尔讲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可恶的家伙，你的事我不打算知道。不过，我总算可以甩掉你这个累赘了，德·瑞那先生把你看中了，想要雇你做他的少爷们的家庭教师。这可是一份好差事，快去收拾你的行李，趁早滚吧。你离开后，我的锯木厂会弄得好些——”

“我做家庭教师有什么好处吗？”

“有饭吃，有衣穿，每年还可以赚三百法郎。”

“我不愿意做仆人。”

“畜生，谁叫你做仆人，难道我愿意让我的儿子做别人家的仆人吗？”

“到他家里，我同谁一桌吃饭呢？”



老索黑尔忍耐不住了，禁不住火冒三丈，对着于连又是一阵破口大骂，骂他想入非非，好吃懒做。骂完之后，便撇下于连，跑去和另外两个儿子商量去了。

于连仔细思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真的有些始料不及，也许这次正是可以改变他的命运的时候。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做太多的考虑。他宁可集中想像力，去描绘市长府邸该是如何的美丽、如何的新奇、如何的与众不同。

于连自言自语道：“如果我的父亲硬是强迫我去，让我去和仆人一桌吃饭，那我宁可死掉。不，我可以逃跑，带着我平时节省下来的十五法郎又四十生丁离开这里，由小路走，到贝尚松去，我可以去当兵，如果再有会，我就到瑞士去。不过这么一来，一切发展进身的事业就要终结了，那顶好的教士职业也完结了。”

于连并非生性害怕和仆人一桌吃饭。他为了自己可以忍受更大的耻辱。他这种矛盾的性格是从卢梭的《忏悔录》上学来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区域。此外，拿破仑的《出征公报节录》和《圣爱伦回忆录》，也是他最珍爱的书籍，他为了这三本书，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拿破仑曾是他心目中极为崇拜的偶像。他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像拿破仑那样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做个世界的主人。因此许多年来，在于连的日常生活里，可以说无时不提到拿破仑的名字。并且常常在感到不幸的时候，以此来安慰自己，使自己能得到想像中的快乐。

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看过拿破仑的第六营某骑兵，身跨威武的战马，雄赳赳、气昂昂地经过他们家乡的村子。这使得他更加发狂起来，渴望自己将来能

入军界。后来，他听老军医给他讲起拿破仑大战的故事，使他的热血更加沸腾了。于连十四岁的时候，维立叶尔开始建起一座大礼拜堂，而这时那位疼爱他的老军医已经死了。从此，于连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了。他又改变了初衷，打算做神父，并为此而更加疯狂。因为他听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每年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等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收入的三倍。并且神父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得向他跪拜、致礼，甚至包括皇帝，那该是多么的荣耀！

他要做神父，于是就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把一本拉丁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为了取得老教士西朗的欢心，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也将其他的一些教书倒背如流。终于，老教士开始渐渐信任他了，并愿意拿出整个晚上的时间来教于连学习神学。于连在他面前，表现了极端的虔诚。可是老教士又怎知于连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想法。那就是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要发财。

这一天内，老索黑尔和他的这个儿子之间都没说什么话。黄昏时分，于连又到教士家里学习神学，他没有向老教士提及市长聘请他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德·瑞那先生派人来叫老索黑尔，老索黑尔做买卖似的谈妥了条件，答应把于连尽快送去。他回到锯木厂后，到处寻找于连，但一直找不着。原来，于连担心会有祸事发生，趁着半夜三更出门去了。把他的书和嘉禾勋章送到他的一个叫福格的朋友那里。

于连一回到家里，老索黑尔便破口大骂：“该死的懒东西，快收拾你的破衣物，给我滚到市长先生家

里去。”

这次他没有挨打。他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他的家。直到看不见他的父亲后，才把脚步放慢了。他打算先到礼拜堂做一次祈祷，然后再去。他认为要建立一番事业，就要离开那里，故乡的一切已经使他心灰意冷，他在故乡耳闻的、目睹的一切，使他的热情和想像都冷得结冰。

他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袱，走进了维立叶尔教堂。教堂里阴暗冷静。窗外的日光，透过深红色的布帘，变成令人头晕目眩的蝉色光线，隐隐地洒落进来。圣水被人泼溅在地板上，窗子上遮着的由红色布帘映成的反光，使地上的水看起来像鲜红的血一般。于连就在教堂里做了一番对于他来说只是假仁假义的敷衍的祈祷。祈祷完之后，便走出了礼拜堂。

“难道我是一个懦夫吗？”他在心里责问自己，“勇往直前吧！”

于连想到这里，就仿佛突然之间有了精神似的，立刻挺直身体，大踏步地朝着德·瑞那先生的住宅走去。

